

繪圖

自由花範

江都李涵秋著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自由花範

江都李涵秋著

第十三回

臚言風聽憔悴斷腸花 酒綠燈紅歡欣同命鳥

谷韻香自從他母親向學校裏來過一次所作所爲都叫人瞧着生氣。忍耐自己的性情又十分懦弱。平素受那家庭壓制。已是成了習慣。所以在這當兒。除得忍氣吞聲。躲在自家臥室裏流流眼淚。其餘也不能奈何他母親。怎樣聽他母親的口氣。似乎對這江西的婚事。還不甘心解除。婚約後來怎生結局。都在不可測度的地步。由此便懨懨不樂。日間雖循例上課。有時候神志不屬。轉呆呆的捧着那課本。倒又觸起滿腔心事。零碎春紅霜彫夏綠。回顧淒涼身世。別人再有談有笑。他却冷靜靜的。再也不和他們款洽。因此人

多憎嫌他。性情乖僻，背地常議論他的不是。（芳心一掬，詎堪掬以示人）惟有璇青常常拿話來勸慰他，又捧出些楞嚴經和諸子百家的語錄，揀那明心見性大徹大悟的妙論，叫他潛心研究，無如韻香天資雖然敏慧，只是他已爲情絲所縛，急切那裏能這樣大解脫呢。秋深時候，他早有些身體困倦，日間潮熱，夜間不能熟睡，懨懨成了一種心病。他又性情好勝，依舊打起精神，從不肯請假休息。這一天晚間，他剛和璇青對坐在臥室裏閒話，猛不防璇碧慌慌張張的直跳進來，劈口對着韻香說道：「姐姐，你道可奇嗎？盧玉笙好端端的在蘇州吃人拿手槍，將他打死了。有人告訴我，說道拿手槍打他的人，因爲妬奸兇手，至今還沒有下落……他只顧在這裏咕咕咕的說得高興，璇青拿眼將他瞅了瞅，說道：『那裏來的這些瞎話？偏生是你打聽清楚……』這句話未完，早見韻香喊了一聲『哎』，墮登時暈倒在地。璇青、璇碧

都慌了。手脚忙不迭的。將他扶起。韻香悠悠醒轉。却一點眼淚也沒有。璇碧好生沒趣。轉對着韻香笑道。姐姐。你這又爲的是甚麼呢。道路傳聞不見得。這事便算確實。照你這樣以後。但遇着玉笙的話。我倒不敢跑來告訴你了。韻香將頭搖了兩搖。有氣沒力的說道。妹妹休得錯會我的意思。我因爲近來身體不大結實。聽這可怕的事迹。兀自把不住暈眩。至於姓盧的生死。與我毫沒有相干。我也犯不着替他擔心。到妹妹嘴裏講起來。轉將我當做甚麼人看待呢。璇碧也笑道。這可不錯了。你們想盧玉笙致死的緣故。就可見他用情不能專壹。他在蘇州若是沒有眷戀別的女人。這暗殺他的人。何至妬他要取他的性命。我雖然閱世不深。至於這一班浮浪青年。我瞧得透了。嘴裏儘管拿愛情兩字來騙我們。其實這愛情全是假的。我們做女孩子的。若不高着眼孔。將這一重一重的情網全行打破。恐怕將來後悔。還後悔。

不及呢。璇碧笑道：「我請問姐姐，這情網有甚麼打破的法子？何不把來教給我們聽聽？」璇青正色說道：「這有甚麼法子呀？我抱的便是獨身主義……他們姊妹倆在那裏一句一句的磕牙，韻香好像不曾聽見的一般。只見他兩片腮頰兒紅得像紅玫瑰花似的，悶懣懣的便展開衾枕上床去睡了。第二天精神困頓異常。璇青姊妹起身時候，他便託他們請了一個病假。別的教師却也不會關心。惟有宋媚雲素來最愛這韻香，老放心不下一直等着。下了課，他便來瞧看韻香的病，剛替他揭起帳子，只見韻香慵眉弱黛，怯不勝衣，不覺吃了一驚，失聲說道：「怎麼剛這一天不見，如何兀自瘦成這個模樣？」（不寫韻香用情之深，而其深情已從筆端躍出，想見一宵不能熟睡情狀，韻香苦矣。）其時韻香一瞧見媚雲，忍不住淚如雨下，從枕邊掏出一方綉帕，哽哽咽咽的蒙住臉，媚雲格外酸心，側身坐向他床沿上，低低問道：「韻

香。你。好。端。端。的。爲。甚。麼。病。了。你。是。個。聰。明。絕。頂。的。人。有。甚。麼。還。瞧。科。不。破。令。堂。太。太。雖。說。性。情。專。制。一。點。然。而。那。件。婚。約。畢。竟。算。是。解。除。的。了。不。是。我。同。你。鬧。句。笑。話。難。道。你。芳。心。裏。還。覺。得。有。些。戀。戀。不。捨。不。成。只。消。你。在。學。業。上。精。益。求。精。女。孩。兒。能。夠。自。立。還。是。將。來。揀。誰。和。你。好。的。你。便。將。這。身。子。託。付。他。不。比。較。父。母。做。主。叫。人。笑。話。你。育。婚。的。好。……媚。雲。雖。這。樣。說。轉。把。個。韻。香。弄。得。狐。疑。起。來。暗。想。璇。碧。的。話。如。果。確。實。宋。先。生。何。以。還。這。樣。若。無。其。事。或。者。他。還。不。知。道。蘇。州。的。變。故。也。未。可。知。預。備。拿。話。來。詢。問。他。實。在。有。些。不。好。啓。齒。只。得。拭。了。拭。淚。痕。說。道。難。得。宋。先。生。不。放。心。我。巴。巴。跑。來。瞧。我。我。心。裏。異。常。感。激。學。生。偶。感。風。寒。原。沒。甚。麼。妨。礙。至。於。先。生。猜。測。的。那。些。話。格。外。不。成。問。題。媚。雲。嘆。道。一。個。人。在。外。邊。求。學。總。及。不。來。家。裏。有。人。照。應。所。以。凡。事。都。得。自。己。保。重。譬。如。我。家。玉。笙。他。瞞。着。我。悄。悄。出。門。耽。擱。在。蘇。州。那。地。方。

難保沒有。有些風吹草動。盧家祇有他這條根株。萬一出了意外。叫我死後如何對得起他的哥哥……媚雲說到這裏。也不禁滴下幾點眼淚。韻香心裏益發將塊石頭放落。轉含笑問道。不知近來蘇州可有信來。沒有媚雲忙道。怎麼會沒有信呢。昨天他告訴我的話。幾乎把我魂靈都嚇掉。你聽了。可不要害怕……韻香聽到這裏。又覺得這暗殺的事。當真與玉笙大有關係。一時把不住轉。又有些索索的抖戰起來。媚雲連忙握住他的玉腕。笑道。你放心。玉笙的性命。却絲毫沒有妨礙。（觀於此言。媚雲對於韻香玉笙兩人心事。不得謂其漠然無聞可知。）這一天。他和一個女朋友打從戲園裏出來。說是走到一處鐵檻寺旁邊。吃一個人從黑影裏放了一下子手槍。將那個女朋友打倒在地上。登時血流遍體。驚動了警察。將他們送入醫院去診治。據說這女朋友還不至有生命危險。你想這打壞的幸虧不是玉笙。萬一玉

笙遭了。這樣毒手。這時候還能容得我安然上課嗎……韻香怔了怔。接着問道。宋先生。可知道這暗殺的人。和他們有甚麼仇隙。媚雲嘆了一口氣。說道。依我的愚見。這當然是玉笙不好。不該交給甚麼女郎。我不怕你們聽了生氣。如今的女郎。倒有一大半是文明的。今天愛你。明天愛他。這也不消得替他們隱諱。不過像這樣。用情就難保沒有撚酸吃醋的人。你是無心。他是有意。以至釀出這種慘殺案件……韻香聽了。雖然不便說甚麼。也就忍不住從鼻子裏哼了一聲。露出不以爲然的意思。媚雲忽又笑說道。我雖是這般想。誰知他信上却說得好笑。說這暗殺他們的人。便是這女朋友的兄弟。名字叫做薛雄……韻香猛然詫異。說道。哎。唷。薛雄。媚雲驚問道。你認識這姓薛的。不成。韻香將個粉頸搖了搖。他那臉上便微微露出一些兒笑容。出來。媚雲追問了他幾句。他一共也不開口。此刻又覺韻香神氣清爽了許多。

當下便不肯久累他勞動。隨卽站起身來安慰他，說道：「你好生休息罷。無論甚麼事，你都不用攔在心坎兒上。儘管煩慮，等待將你這病養息好了。你有些麼心事，不妨來告訴我。雖是我的學生，我只把你當做自家嫡親姊妹看待……韻香聽了十分感激，便委婉婉的說道：『先生請自方便，恕我不能送你了……』媚雲一面走一面笑道：『你如何還同我講這樣客氣……』他才走近房門，韻香忽然咳嗽了一聲，似乎有話要說的光景。媚雲忙立定了脚步，笑着問道：『你可是要茶吃？』韻香歇了半晌，笑道：『我並不要茶吃。』先生如若沒有回信到蘇州，還是叮嚀他早點回來的好。莫說是先生心懸兩地，便是我……說到這裏，不覺咽住了。兩朵腮頰只顧滾熱起來。媚雲隨口答應了一句，便回轉他的臥室。當晚真個便寫信催促玉笙回家，再說韻香本來沒有甚麼大病，不過那天吃了一嚇，再加上芳心裏時時鬱結，所以日形萎頓。」

此番聽見媚雲這種消息。登時覺得精神恢復。第二天盥洗下床。依舊隨班到講堂上去受課。媚雲見了他。也很歡喜。又告訴他有信到蘇州去。喊玉笙回來的話。韻香也不會說甚麼。只低頭笑了。笑惟他心裏最記掛着薛雄。當天晚上。便悄悄的將璇碧約了。兩人携着手。走到一株梧桐樹底下。這地方最是僻靜。別的學生輕易不來到此處。韻香低低笑說道。你前天告訴我。說新近結識了一個朋友。這朋友是個甚麼樣子的人物。他年紀多大。性情還是溫厚呢。還是凶橫。他平白的怎生和你廝熟。你對着他。可有甚麼用情的地方。我們是自家好姊妹。但凡有甚麼事情。彼此都不隱瞞的。請你詳細說出來。我可以替你斟酌斟酌……璇碧聽他問到這裏。不由粉臉上紅了紅。笑道。呸。我當是有一件甚麼要緊事哩。我又不曾幹下犯法的勾當。要你這般審問。我則甚。老實說。男女交際。如今是公開的了。我便認識一兩個男孩。

子道不得個便算有傷風化。只許你聽見盧玉笙三個字。又爲他吃嚇。又爲他害病……說着他便把不住格格的掩着嘴笑。韻香吃他這一駁。轉羞得低頭無語。良久良久。方才嘆了一口氣。說道：「狗咬呂洞賓。不識好心人。我因爲關係你前途的名譽。怕你誤和匪人結識。你不知道感謝。還撲簌簌的拿這些話來葬送我。既然你不知道好歹。罷罷。我何苦白饒你的奚落……韻香說完。這話一擰手。便掉轉身。子分花拂柳的要走回原路。這時轉將璇碧弄得朦住了。覺得他說的不是頑話。彷彿他知道這薛雄不是好人。恐怕錯交結了朋友的意思。隨即上前一把將韻香袖子扯住。笑道：「哎。姊和姐姐鬧得煩的。你又惱起來了。妹子年紀小。凡事不知道輕重。都仰望做姐姐的。隨時教導。你有甚麼話。儘管直說。不用藏頭露尾。妹妹都得聽從你。韻香冷笑。道：「你還編派我藏頭露尾哩。請問你。我適才詢問你的話。你可曾明白告訴。」

我。一。字。沒。有。璇。碧。忍。不。住。也。笑。起。來。說。道。我。在。先。告。訴。姐。姐。過。了。他。的。名。字。叫。做。薛。雄。新。近。打。從。蘇。州。下。來。的。說。也。奇。怪。不。知。他。怎。生。會。知。道。我。這。謝。璇。碧。又。說。平。素。很。仰。慕。我。特。地。趕。到。上。海。來。廝。會。廝。會。好。姐。姐。你。不。知。道。平。時。承。你。們。稱。讚。我。說。我。生。得。還。配。人。憐。愛。誰。知。這。雄。哥。生。得。比。我。還。要。美。麗。些。眉。目。澄。澄。的。和。畫。兒。上。畫。的。美。人。一。樣。（以美人比男子風韻獨絕然而非璇碧却說不出來）笑。起。來。兩。個。小。酒。渦。兒。帶。謊。說。足。有。三。四。分。深。淺。你。不。相。信。我。明。天。將。他。約。到。這。裏。給。你。賞。鑒。賞。鑒。你。才。佩。服。我。說。的。話。並。不。是。替。他。吹。牛。韻。香。笑。道。吓。他。好。看。不。好。看。與。我。有。甚。麼。相。干。我。又。何。必。要。去。賞。鑒。他。我。瞧。你。翦。直。有。些。瘋。了。一。個。女。孩。兒。家。瞎。三。話。四。的。全。然。不。知。道。輕。重。璇。碧。急。道。這。又。算。甚。麼。呢。難。道。世。界。上。儘。許。男。人。家。愛。我。們。便。不。許。我。們。愛。他。韻。香。笑。得。格。格。的。說。道。越。說。越。說。不。出。好。話。來。了。你。愛。還。不。由。你。去。愛。然。則。

照這樣你差不多要倒轉過來向他乞婚的了。璇碧正色說道：這有甚麼不可呢？我最恨那些假文明的女子，開口閉口都得爭個平權自由，其實做出來的事全是口不應心，卽如拿這求婚而論，爲甚麼要扭扭捏捏，粧模做樣，分明自家心裏想嫁給他了，外面偏要將這求婚的話，讓人家先行發起，在這平權兩字上好像講不過去，依我的意思，如果要達男女平權，自用第一件便得破除這求婚的階級（奇論亦是正論）。韻香笑道：嘖嘖嘖，你這孩子真是快心快口，倒是一事你要當點心兒先行訪察，他這一次到上海的緣故，還是特的來會妹妹的呢？還是在家裏闖下亂子，溜向這上海來避禍……這一席話，却把璇碧聽得怔住了，忙向韻香問道：哎，噯，難道你打聽出他有甚不規則舉動不成？韻香笑了，笑剛待往下再說，只見璇碧翠眉雙蹙，粉面微紅，想了想，登時掉轉身，脣裏喃喃的說道：這還了得？等我去問了。

他看他可有甚麼話和我辨白……說着便摔下韻香飛也似的躡出樹陰底下直往校外跑去（寫璇碧直是生龍活虎使人捉摸不得）韻香連忙向他招手叫他回來他那裏肯答應警警眼已不見他的身影把個韻香急得又惶恐又慚愧深悔自家說話不該這樣鹵莽我不過預備給他一個底細好讓他慢慢的調查誰知竟是這般暴躁性子忽的跑去質問那姓薛的如果有這樣事呢却還罷了萬一冤枉了他隨後還得吃璇碧瞋怪疑惑我安的是甚麼心兒咳女孩兒家處世過於涼血也不好過於熱心也是不好我到此轉又受了一場教訓了（金石之論可爲一般姊妹座右銘）諸君讀書到此少不得有一重疑問爲甚麼呢因爲這薛雄何以會忽然同璇碧聚在一處不錯不錯這也算是著者一個漏洞不趁此時略爲表白一下子諸君定然尋不出這內裏頭緒再說薛雄那一天和他姐姐懿芬鬪了一場

閒氣好容易懿芬被玉笙拉出去了。這裏懿芳便又着實勸了薛雄一番。他自己的意思要留他在家中吃晚飯。薛雄悶悶不樂。見他們都走出大門。他也不耐煩。在吉岑那邊久坐。隨即趕向馬路上。氣忿忿的還待尋懿芬去。理論無如路上行人很多。又不知道懿芬他們向那裏去。走動獨自垂頭蹙腦。只顧東磕西撞。不防迎面有個人向他喊道：「雄哥，雄哥……」薛雄吃了一嚇。抬頭望了望。原來不是別人是當初在國民學校裏的一個同學。姓朱名煥。此時却在上海民立中學裏修業。薛雄便笑問道：「奇呀！你這時怎樣有閒功夫回來？」朱煥上前一把扯着薛雄的手，笑嘻嘻的說道：「我告訴你，你不要笑我。我在暑假裏新娶了我愛。自從到了那牢瘟學校，我固然思念我愛，我也思念我。於是想了一個好法子。每逢星期六便偷偷的回蘇州一趟。今晚可又得動身了。我此刻便須去搭火車……」薛雄不覺笑了一笑，驀然獨起。

一件心事忙向他詢問道：「煥哥，你在上海可知道有個坤明學校？這校長有兩個女兒，小的叫做璇碧……朱煥不等他的話說完，便接着笑道：「謝璇碧嗎？我們是常常會見的，委實是個活潑伶俐的女孩子。老雄呀，你若想他來和你做朋友，可趁這機會隨我一齊走到那裏，我替你們介紹……薛雄暗想：玉笙說的話，可不是欺我了。心裏頓然高興，好在也沒有人管束自己。真個便隨朱煥趕到車站，那火車夜班正打這裏經過，兩人跳上了車。汽笛一聲，早風馳電掣的直往上海而來。火車停歇，其時約莫有九點鐘光景。朱煥不肯耽擱，便領他到一家棧房裏住下，笑說道：「我此時却不能奉陪，明天下課的當兒，再來看望你說完，他自到學校裏去了。薛雄在棧房一連住了兩天，也沒見那朱煥影子。心裏急得要死，又因爲出門匆促，一張鈔票也不會攜帶（鹵莽得可笑）。房飯雖然暫時不要，結算至於零星費用，却是少他。

不得好在上海那當舖很多。他便將自己身上那個手表取出來當了十多塊錢。權且使用好容易。一直等到第五天上日落時候。那個朱煥才笑容可掬的跳得來。將他一扯。嘴裏說道：「快跟我走。我替你把人都約好了。」薛雄問他約的是誰。朱煥笑道：「還有誰呢？便是你心裏思慕的那個謝璇碧。我前天便寫了信去約他。他一共不曾有回信。難得今天他答應了。另外和一個女朋友名字叫做潘競雄。大家都在番菜館等候。我原想從電話裏奉請。或是叫堂倌拿請客帖子來。偏生又記不得你的房間是第幾號。說不得苦我這兩條小腿親自跑一趟也罷。快快快沒的叫人。家在那裏等得不耐煩。」薛雄聽了好生歡喜。嘴裏假作謙遜道：「難得煥哥這樣熱心替我約了人。又累你來做東。」朱煥笑道：「這不妨事。你若過意不去。便由你親自會了鈔。也是一樣……」兩人笑着出了棧房。更不急慢。便從路旁叫了兩輛人力車跨上。